

老土匪一生与七个女人的离奇故事
老土匪七个枪眼和一只狗眼的传奇经历



最后的

土匪

丑牛 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1529

2008



最后的

土匪

丑牛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土匪/丑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63 - 4223 - 0

I. 最… II. 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395 号

最后的土匪

作者: 丑 牛

责任编辑: 劉英武

美术设计: 任凌云

装帧设计: 李 平

内文插图: 铁 川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40 千

印张: 24.5

插页: 1

印数: 001 - 12000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23 - 0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老土匪的故事

开始是听来的故事;后来是采写的故事。

一天,一个女人突然闯进编辑部我的办公室——

她说,你听故事吗?

我说,你是谁?

她说,我是谁不重要,故事重要。

我说,你究竟是谁?

她说,不告诉……至少现在。

我说,你想干什么?

她说,给你讲故事。

我说,荒唐。谁的故事?

她说,我……还有我爹。

我说,什么故事?

她说,别那样漫不经心……

我说,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她说,装……

我说,“装”什么?

她说,装蛋!

我说,你一个女人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语言怎能竟然如此“粗糙”?

她说,装蛋的人不像男人!

我说,男人——谁像男人?谁又是男人?

她说,我爹!

我说,你爹?

她说,我爹——真正的男性、男人、男子汉!

我说,……莫名其妙!

她说,……庸者!俗人!

我说,你在说谁?

她说,用说吗?该用“骂”……

我说,你似乎有点儿霸道……

她说,其实,你还想说我野蛮?

我说,本人不仅庸且俗。请找“雅人”听你的故事……

她说,逐客不如让客;让客不如请客。

我说,你……也配?

她说,请注意对女性的尊重!我严正申明……

我说,我郑重申明——男人也有尊严!

她说,你可能很优秀,但你肯定不懂啥叫“珍贵”……

我说,听命于你莫非就叫“珍贵”?

她说,是的。像出土文物一样珍贵!但很遗憾也很失望——像我爹一样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甚至没有啦!

我说,你爹……他是谁?

她说,老土匪!

我说,你是……

她说,老土匪的女儿。

我说,哦……难怪土匪种!

……

后来,就有了这篇关于老土匪的传奇故事;

再后来,就有了这部关于老土匪故事的文字叙述……



丑牛

姓牛不牛。但，具有牛样的精神和牛的品格。
酷爱艺术，钟爱文学，偏爱写作。不会编，犟头写，
假充高雅。涂鸦之作百万余字，常自鸣得意而闭门
聊以自慰……

当过警察，做过司法；
当过记者，做过编辑；
当过编剧，做过策划；
当过总监，做过总编；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爱生活恨生活，爱恨搅拌夜间台灯受损；爱生命恨
生命，爱恨粘合苦了手中秃笔；爱生存恨生存，爱
恨熔融纸篓废稿一堆！

总想上天洗太阳——苦于自己也弄不到清水。
总想上天洗月亮——苦于自己身量低手臂短。
但还是在想……

责任编辑：刘英武

美术设计：任凌云

内文插图：铁川

书籍装帧：李平

序 老土匪的故事..... (1)丑牛

【第一章】

上 篇

剽悍凶残的土匪白金堂，用利刀抵住巨匪金度的喉间，手腕一抖“刷”地就把一只耳朵割下扔进了滚开的油锅……金度拨弄着血葫芦样的脑袋高声叫骂：“孙子——再动手哇?!”

1

【第二章】

土匪白金堂堵住一个女人说：“把你衣服脱下来……”女人抓紧自己的裤腰带吓得面色如土。白金堂说：“脱下来——我不动你!”后来……后来这个女人却被他的爹扑倒在屋炕上……

24

【第三章】

被日本人打伤的土匪白金堂，让人背着去了桃花掌。在周家大院养伤的日子里，隔壁的房内总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织布声……但他不知隔壁的女人，正是他日思夜想、心中怜爱的女人——五香!

41

【第四章】

隔壁织布的女人牵着土匪白金堂的心。深夜，周家大院突然传来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像山上的野狼在撕咬一只求救的羔羊……白金堂翻身下炕，提枪跑了出来……

54

【第五章】

周广举站在门口骂大街：“谁家小x手痒偷苞谷?偷吃人家东西眼歪嘴斜烂舌头!让你得噎食浑身长白毛得大疮……死了臭屋里没人抬，招你娘的绿头蝇、生肉蛆、流浓汤……小娘x养的——!”

67

【第六章】

清晨，走路比猫还轻的五香进了茅房……那一刻，白金堂却牢牢记住了一只绣着丹桂花的绣花鞋；深夜，五香在焦渴等盼中也等来了猫一样的脚步声。中秋之夜，土匪白金堂赤裸裸地爱上了五香!

81

【第七章】

白金堂威逼土匪屈多养抗日。屈多养说：“我要是不去哩?”白金堂说：“软豆腐好拌(办)!”屈多养说：“咋办?”白金堂说：“老子就把你攥巴攥巴塞进驴x里!”屈多养说：“姓白的你敢!”白金堂说：“老子今儿不姓白姓‘黑’!来人——”

100

【第八章】

对面山梁上日本人的机枪爆响着，土匪白金堂一甩枪说：“让老三带人对付屁股后的‘搅屎棍子’，剩下的弟兄跟我打哑山梁上的‘碎嘴子’，给我瞅准狗日的扁，往他娘的断子绝孙的‘地儿’招家伙!”

112

【第九章】

土匪白金堂扯下衣服露出身上几处结着疙瘩的枪疤，竟把国军司令董大舌头吓了一跳：“白爷身上有真货哇——你要在国军干肯定是将军哇！甚都不凭就凭白爷你这几块值钱的疤，那可是当官的本钱哇……”

136

【第十一章】

被塞进山洞的黄大麻子为求生，最终道出了五香的下落……当弟兄们营救五香失败后，白金堂决定亲自下山，但他却被国军司令董大舌头软禁在县城司令部；而此时的五香正艰难地爬行在通往桃花掌的山道上……

170

【第十三章】

土匪白金堂娶了秀姑做了自己的女人。娶了秀姑做女人的白金堂是为了五香才娶了秀姑。三个月后，隆隆的炮声在贡州城四周骤然响起，一群飞奔跳跃的士兵端着盒子枪对准了坐在太师椅上的白金堂……

216

【第十五章】

二妮问姐：“人家大官都吃啥？”白妮就想大官们应该吃得最好。她望着眨巴着大眼的二妮说：“大官们吃饭时桌子上都搁着一罐子腥油，想吃多少自己就挖出多少，往碗里搅搅特别香！”二妮咂巴着小嘴儿咽着唾沫……

238

【第十章】

被日军打残一只眼的白金堂，率弟兄们追杀着日本人一直追杀到黄河岸边。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打跑日本人就去桃花掌接五香回家生娃娃过日子。当白金堂从黄河边径直狂奔到周家大院，门上却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

154

【第十二章】

一只狗眼的白金堂终被国军收编当了保安团长。在中秋日首次与共产党军队发生激战时，白金堂悄然离开战场独自向山里的桃花掌方向狂奔而去……在战场上突然失踪的白金堂，第二天却挂着一条断臂回到了县城。

197

【第十四章】

下 篇

土匪白金堂被下了大狱。疑惑的是：曾先后两次从狱中被放回家的白金堂，不仅在小土屋与秀姑生了个漂亮的女娃白妮；夜逃四年后回到家中，已死的秀姑却还在土炕上给他又留下了一个女娃——二妮……

217

【第十六章】

白金堂背着看完病的二妮刚走到村桥头，支书马占良迎面走来，白金堂低头不躲有意堵住去路；马占良刚要呵斥，白金堂猛地扬起头顺势颠了颠背上的二妮，从肛门处提上一口气怒吼道：“反革命分子白金堂对得起你！”

259

【第十七章】

从黄河岸边失踪近四十年的二弟白铜堂,突然从台湾回大陆看望大哥白金堂。汽车刚刚拐下沙河滩就停了车,白铜堂从车里出来蹒跚地走进村旁的河滩深处,突然身子一扑跪在地上,泪流满面长跪不起……

278

【第十九章】

虎山偷漏税被罚五十多万元。白金堂说:“该!”白金堂看不惯儿子虎山请客送礼那一套,一怒之下抱被子上了后山;虎山为讨爹高兴给爹搬来日立牌大彩电。白金堂见是日本货就说:“你麻利儿给我搬走——不搬就砸!”

328

【第二十一章】

要求刻碑的白金堂招引出系列风波。意外的是:立好的碑,在深夜竟不翼而飞。中秋日,白金堂穿着老羊皮袄去后山坡看望五香,突然昏倒在五香的坟墓前!白金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声声呼唤着远在台湾的二弟回家……

364

【第十八章】

白金堂用二弟留下的美金让儿子虎山办企业,几年后就成了百万富翁。日本友好观光团来挖瘩沟参观白金堂的企业,白金堂拒绝日本人参观,却强行将观光团的人领到埋有曾被日军枪杀的乡亲们的坟墓前,威逼日本人跪拜谢罪……

303

【第二十章】

一位白发老者突然来到后山。白金堂惊讶地认出他就是当年八路军魏团长、早年间喝过血酒的弟兄!老将军欲搞“希望工程”,白金堂伸出一只张开的大手:五十万!老将军激动地缓缓站起身,向白金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343

【后记】

我是牛。但我不是“犟牛”、“拧牛”,我是一头丑牛。丑牛经常搞一些浅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

其实,我想说的是——真实。

真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您知道它存在的分量和价值——我亲爱的人们?!

379



上 篇

第一章

天，依然漆黑……

白老汉扒下裤子，朝着西墙根畅快淋漓地撒了一泡热尿，身子猛然间打着激灵提拎着裤子往土屋走的当口，裆里就滚出一串急促而仓惶的嘟噜屁。黑暗中白老汉披着那件破羊皮袄走到院内，拿起一根铁棍就敲响了挂在院内枣树上的半扇铁锅，铛铛作响的铁锅声刺破黑暗的夜空，落在疙瘩沟各家各户的窗棂上，又钻进门缝里……

一阵猛烈的干咳过后，白老汉在窗下冲小土屋内恶狠狠地骂道，还他娘的装死哩？起来——！

骂声过后，土屋内就有了油灯的光亮但不见屋内有动静。“砰”的一声，白老汉一脚把破旧的门板踹开，进屋冲土炕上一溜躺着的三个儿子骂道，娘的×！真是卵包子上不了台案，入道做活祖上的规矩，跟老子装他娘的啥兔崽子？滚起来！

炕上的女人这时嘟囔了一句什么，可能是说了句有关袒护或心疼儿子的什么话，白老汉抬手就“叭”的一声，把大巴掌抽在了女人的脸上，女人身子一动，刚被点亮的油灯“啪”地从窗台上掉下来熄灭啦。屋内顿时一片漆黑……

臭娘儿们！

白老汉在黑暗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可能认为女人多嘴多舌管

男人们的事就得打女人这张贱嘴。他想自己当年四岁的时候就跟爹开始山里山外地学着做活啦，尽管那时娘死后爹背着他翻山越岭满世界乱跑，但白老汉一直认为那就是男人该做的活计。而今儿子金堂都已十五岁啦，正是男人做活练功夫的时候。当男人不做活不练点手工艺咋活？以后咋养爹养娘养家？

鸡叫头遍，远山近岭仍沉寂在夜幕中酣睡。

山林中的几声叫也没能把睡醉的大山唤醒……

山坳里的乌鸦却在此刻醒来啦。

白老汉领着儿子们——金堂、银堂和铜堂从小土屋走出后，就上了疙瘩沟后山，不久就从村里陆陆续续晃出其他做活的伙计。这一行十几个做活的人到齐后，人们就前前后后开始往盘山路口而去……

这是一支特殊的做活队伍。他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要往深山里跑一天两天或更多的天数，只要在深山的村寨里见到一个高墙深院的大户人家，那便是他们这一行人做活的目标。他们一般都是在深更半夜时开始动手，做活时人们各有分工，行动迅速，专门抢劫财和物，名曰吃大户。

疙瘩沟地处太行南山脉，是晋冀豫三省接壤地区。疙瘩沟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穷山恶水之地，后山仅有的几十亩上等山地是地主白宝贵家所有。疙瘩沟周边青石裸露找不到一把土。白老汉说，疙瘩沟山上自古不长粮，谁种地谁饿死。果然每年就有村人被抬出家门，埋在村旁一片连一片的坟山里。

白老汉的仨儿子每个人的年龄相隔两岁。十五岁的大儿子白金堂在九岁那年就已跟爹闯荡江湖啦。儿子跟土匪爹一样，像山上的一块硬邦邦的裸石，虽然在外过着风餐露宿围场打劫的日子，但少年白金堂对上山“做活”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天性，他不愿爹把他当差役一样吆喝使唤；尤其是当爹呵叱或打骂自己娘时，金堂就从心底生出一股恨，恨爹欺负自己的娘而不会疼爱自己的娘。他知道他和爹从家里走出来后，娘就开始坐屋里纺线织布，整天与吱吱作响的纺车和织布机为伴，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生怕自己的男人和儿子们在黑道上出事。

在白金堂的记忆里，还没有哪件事让他激动过，惟有一次他和爹去

回龙镇表姑家走亲戚时遇到的一件事,使他神摇意夺不能自恃。

那是两年前冬至后的一天,爹领他去回龙镇看表姑,俩人进村后在十字街头碰见一群人围着一位瞎老太婆和一个小姑娘,正在给一个叫黄大麻子的人跪下,哀求他不要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准备过年的粮食背走。黄大麻子瞪着眼就说,你男人吸食我的大麻,这点口粮作抵押还远远不够;你男人死了你们就得替他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时,白金堂就听爹说,倒霉事。说完爹就大步去了表姑家。

白金堂在表姑家听说了黄大麻子这人。黄大麻子在回龙镇独家垄断大麻,生意做得很红火。其实他脸上并没有麻子,是因他做大麻生意而得名。那个瞎老太太的男人和她儿子都是吸食大麻的烟鬼,爷俩为吸大麻把小姑娘的娘卖到贡州城里当了窑姐;老太太急瞎了眼也没有留住男人和儿子的性命,丢下她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孙女。

真可怜!表姑说这话时还掉了泪。

白金堂听后憋着嘴一声不吭。吃饭前他去茅房就又偷偷跑到街上,但他不见了瞎老太婆和那个小姑娘。白金堂这时已知道那个小姑娘名叫五香,是表姑告诉他的。五香是一个非常好看也耐看的小姑娘,在白金堂心中竟怦然生出对五香的爱怜;从大街上见她那一刻起,不知为啥他心里就一个劲儿地惦念着五香……

有人告诉白金堂,刚才瞎老太婆和小姑娘去了镇东口。白金堂就追到了镇东口,果然见她俩正往镇外走,小姑娘用小手领着奶奶走得很慢,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追来,小姑娘吓得像只受伤的小鹿,慌忙拉扯着奶奶躲闪到路边。但追赶过来的白金堂并没有像她俩想象的那样从她俩身边跑过去,而是径直朝她俩奔来并在她们面前停住了脚步。

白金堂在兜里掏着什么,小姑娘就吓直了眼看他兜里小猫一样的手在抓挠着啥。白金堂掏尽兜里的银元放在小姑娘手上,然后转身就走。

老太婆这时就说积德行善的人别走。说着就面朝白金堂跪下来磕头,那小姑娘也随着奶奶给白金堂跪下,小姑娘磕头时像一枝被折断的荷花,让白金堂既心疼又爱怜。

白金堂又回身走过去对小姑娘说,先和奶奶对付着过年吧。

瞎老太婆眼里顿时汪出一潭泪水。她说行行好吧年轻人，听话音你年纪也不大，你能让这孩子活着，我瞎老太婆这辈子就放心啦。说着她把小姑娘揽进怀里，用鸡爪一样干瘪的手指在孙女头上来回抚摸着，肮脏的瞎眼里流出两行清亮的泪……老太婆说这会儿她想喝口水，就问这里有水吗？白金堂就看看四周说有水。他看见不远处的一家菜园里有人在水井里提水，就领着瞎老太婆和小姑娘来到井边。瞎老太婆渴急啦，迫不及待地说井呢水呢？白金堂就说水在这儿井在这儿……话没说完，瞎老太婆一转身就投进了深井里……

……

瞎老太婆死啦，她把小姑娘留在了世上。

后来，小姑娘随白金堂来到表姑家。白金堂跟爹说他想把小姑娘带回疙瘩沟。

爹听了就瞪眼，说咋？再添一个张嘴的等食儿吃？

白金堂的嘴就哑就不说话。

爹说的是实情，家里还有两个不怎么会做活张嘴等食儿吃的弟弟，再添一个张嘴吃食儿的无疑就给他和爹再添一份累赘，这种傻事打死爹他也不干。

黄昏时分，白金堂离开小姑娘跟爹回到了疙瘩沟，把小姑娘留在了表姑家。表姑心肠软，见小姑娘怪可怜就暂时收留她，待过年后再想办法。

可是没过几天，黄大麻子找上门来，硬把小姑娘领走啦。临出门他还扔给表姑几个铜板。

过了年，白金堂又偷偷来到回龙镇。

这次白金堂是一个人来到表姑家，他心里想着小姑娘，对她总放心不下，过了大年初三这天就来回龙镇打听情况。表姑把黄大麻子将小姑娘领走的情况跟白金堂说啦，白金堂就骂黄大麻子是孬人，心想那么好的一个小姑娘到了黄大麻子手里还不把她搓揉成烂柿子？

黄大麻子真他娘的是孬人……

白金堂骂不绝口。

表姑说那小姑娘可能让黄大麻子领到了桃花掌。

白金堂没去过桃花掌。桃花掌距回龙镇二十里山路，而离疙瘩沟更远有六十里山路。但不管山路有多远，他心里特别想去桃花掌看看……

白金堂终于没去桃花掌。这时天色已晚，爹说天黑以前还要进山做活。他不能不回去和爹一起做活。

白金堂真的去桃花掌时，是十几年后日本人攻占贡州城的第二年的一个深秋。但那次他去桃花掌不是走着去的，而是被人背着去了桃花掌。

那天上午，有人送信到古郊，说是回龙镇的表姑死啦。白金堂吃过午饭就带着几个弟兄急匆匆往回龙镇吊丧。古郊与回龙镇和桃花掌呈长三角状，相距大约都是四十里山路。本来白金堂一行人可以走小道抄近路去回龙镇，但他们鬼使神差地却走了大道。其实白金堂是想借机探望一位在鹰嘴峰脚下偷偷和他相好的白胖女人。不料想，当他们走到鹰嘴口时却突然遇到一群日本人。

那天，小田一郎骑着马带领一群日本人去石家寨据点换防。他们上午从贡州城出发，先到王庄，然后到盘山口时已走了大半的路，这时太阳正西斜，小田一郎骑在马上觉得饥肠辘辘，就翻身下马准备就地野餐。时值秋季，满山的沟坡到处都有挂果的山梨和核桃。此时的白金堂和几个弟兄嘴里啃着山梨大摇大摆正欲横穿盘山道，猛然间发现山道上站立许多横眉立目的日本兵。也就是在几秒之间，双方都同时举枪开火。一交手白金堂就感到自己一方的人马有些单薄，几个弟兄虽说个个都是好汉，但还是难以对付几十个日本人。

白金堂指挥着边打边退，几个人都钻进山道旁的树丛中。这里居高临下，日本人正好摆在他们眼皮底下。这时，小田一郎举刀舞动着，几十名日本兵就扇面形围追过来。

日你娘！

白金堂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就举起双枪同时扣动扳机，枪响的瞬间小田一郎举起的军刀在胸前一闪从手上滑落，随后身子晃了晃就一头栽倒在地……

白金堂自幼练飞刀，长大后使用双枪且枪法极准。他十七岁那年，白老汉领他在石家寨一个看相算命的朋友家做客，那年也是秋天，在通往山西的要塞石家寨的大街上，浩浩荡荡地从山西方向开过一队队的士兵，这支队伍在石家寨过了三天三夜，白金堂像猫一样趴在朋友家的石头墙上也看了三天三夜，直到院内有人对他说，俺爹叫你哩，他这才感觉自己四肢早已木然，以至身后叫他三遍“俺爹叫你哩”他才听出有人好像嘴角拢不住音跑了风。当他回头看时，原来是个豁嘴姑娘站在院内喊他。

这个姑娘就是春英。

白老汉私下做主替儿子订下了亲事。他说春英姑娘说话不利落但是心灵手巧会做针线活，老白家带卵蛋子的多，就是缺这样一个心灵手巧体格又壮能过日子的女人搭把手儿。

6 结婚那天，白金堂不愿娶春英姑娘当自己的女人。晚上他不入洞房就把爹的火拱上来，爹抬手一挥就把儿子抽进了洞房里……

白金堂勉勉强强与春英在土炕上睡了不足一个月的觉，之后就不辞而别跑到贡州城当了兵。在贡州城和石盘一带驻扎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这支部队从山西开过来时间不久，但在当地影响很大。总司令冯玉祥在石盘一带变卖了袁世凯霸占的山林和土地，以筹军饷，大有改天换地之势。白金堂跑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后不久，就随部东征，后来一直打到江苏的徐州。在部队他天天练枪法，不到一年他不仅在全团有神枪手的美誉，且还有弹不虚发一仗中曾打死三十六名敌人的全团最高纪录。当时的团长有意提拔他当排长，但他却在一天深夜不仅偷偷地跑出营房而且还偷了排长的一支手枪之后，便销声匿迹啦。有人猜说他去了山东济南府；也有人说他去投靠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其实白金堂从军营偷跑出来后，就去了河北、山西、陕西……后来才到的东北。此间，白金堂独闯江湖，他走过镖、下过窑、钉过掌、护过院……结识了不少八方好汉。日本人侵入中原的第二年，白金堂与他的一个叫根子的兄弟一起从东北海城回到河南老家疙瘩沟。

历史上的中原大战后，河南境内沧海横流，民不聊生，大批的农民

由于战后饥荒被迫逃亡于徐州、山西等地，疙瘩沟一夜之间竟也逃走了十几户人家。

回到疙瘩沟后的白金堂，就拉起了竿子和一帮穷弟兄上了山，在古郊占山为王，几年下来便组成一支几百人的杂牌队伍开始落草为匪的生涯。他依仗手里的绝活，只几年的光景，在太行南山脉一带的各路土匪中便成为首匪，就连东井峪的名匪屈多养和悍匪——人称“半面胡子”的金度也都败在他的手下。这不仅仅因为白金堂手中的绝活还更因为白金堂的刚烈慥悍和凶残……

白金堂离家出走的第三年，一天夜晚，他的爹白老汉领着一帮伙计去山外一个大户人家抢劫，不仅抢了人家的金银细软，一个名叫二秃的伙计还将这个大户人家的漂亮姑娘按在床上奸淫啦。后来才得知，这个被二秃奸污的年轻女人正是名匪屈多养的表妹，也是悍匪金度还没过门的女人……事后，却引发出了一件让白老汉始料不及的血案！

那天，金度带着大队人马围住了疙瘩沟，进村前鸣枪示警。白老汉让人将金度和他的手下请到村中的祠堂后，金度劈头就问白老汉是谁祸害了他的女人？白老汉浑然不知此事，听后头就发懵，说啥？此话当真？

金度就说，我编这种事就不怕自己晦气！

白老汉说，你是说我白震山的人真的祸害了你的女人？

金度就说，我今天来你这里也是屈爷的意思！你白头翁玩啥劫票我不管，抢啥大户我也不问，可你不能连老子的地盘也不放过，你也该他娘的懂点江湖的规矩！

白老汉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倒背着手在屋内转着圈，站定后突然说，金爷你想咋样？

金度就说，想咋样？我是要你咋样——你给老子把歹人乖乖交出来！

白老汉说，你个半面胡子，在坟头上耍大刀——你吓唬鬼哩？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别他娘的跟老子面前耍大骨头！就是天大的事也是一码说一码，别他娘的屎蛋、山芋胡搅一锅粥！

金度就说，嘿！新鲜哩，我没急你他娘的先急啥？告诉你白头翁，

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万人交出来老子不走哩！

说着，金度的手就放在了腰间的枪把上。站在他身边的几个随从也蠢蠢欲动……

突然，“哗”的一声，祠堂的大门被撞开。白老汉的手下一群人手里端着各式家伙闯进了祠堂内。

白老汉见状突然咆哮着说，都他娘的出去！没规矩的东西！

这时，坐在白老汉身旁一直缄默不语的马老大开口说了话，他说震山、金爷有话好好说先消消气。他喊了一声站在一旁的小六子让他倒碗水端到金度面前。

金度一挥手说，少废话！把人交出来！

白老汉说，你究竟要咋样？

金度就说，你交人，我带走。这是规矩！

白老汉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金爷讲江湖上的规矩，也好！那咱就按规矩办！是我的人做的活我白震山一定查个明白！至于谁来处置……

金度就瞪了眼，说咋？

白老汉一字一顿地说，还轮不到你半面胡子！我疙瘩沟自祖上以来就留有祖训，凡褻渎祖违犯族规之人，不论是谁都要严惩不贷！金爷可放心，三天内我一定给你个答复。如果是我的人动了你的女人，我白震山会亲自到贵府谢罪！

金度鼓鼓眼，半天才说，好！姓白的你听清楚，限你三天时间如果交不出人，到时可别怪我半面胡子不懂规矩！说后金度与随从摔门悻然而去……

白老汉坐在木凳上呆望着扭动的祠堂门，猛地一拍桌子，恶狠狠地对马老大说，把人都喊来，我倒要看看是哪个没屁眼儿的人干的！

……

终于，二秃子被查了出来。

终于，二秃子按照疙瘩沟族规，在第二天黎明前被人捆绑后吊在祠堂的屋檐下。待一阵激越的锣声响后，马老大当着疙瘩沟全体乡亲的面宣布了二秃子的恶行。最后马老大声嘶力竭地高声喊道，马二秃坏